



我們工人的廠

著合茲列弗 茨爾瓦世

譯 若 楊

行印社版出八工

目錄

好消息	一
神秘的商店	二
到幼稚園旅行	三
問題與回答	吳
幼稚園的旅行	哭
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	匿
慶祝日	華

好消息

—
瓦尼亞·蘇科洛夫六歲了。

他住在一個因工廠而出名的城市裏。這是大工廠，在那裏製造火車頭。

火車頭是誰製造的呢？

是瓦尼亞的爺爺伊萬，瓦尼亞的爸爸謝爾基，瓦尼亞的媽媽安娜，另外還有上千的人。

瓦尼亞每天早晨看見工人們到工廠去。每天聽見媽媽、爸爸、爺爺和奶奶談論工廠的事情。瓦尼亞每天所上的幼稚園，除了星期日之外，人們也總談着工廠。工廠的事情瓦尼亞聽的很多，也多少知道一些，但是却連一次也沒有去過，他很想到工廠去看看，很想去！

那麼有一天……

我們最好還是從頭講起吧！這是一個較長的故事，如果丟掉了一些，或者不是從頭講起，那不但會使我自己感到混亂，也會使你們找不到頭緒。

二

當爸爸桌上的鬧鐘響了的時候，瓦尼亞醒來了。

是一個陰暗的秋天早晨。走廊和食堂還點着電燈，彷彿夜還未盡的樣子。

瓦尼亞本來不必起得這樣早，但是他從床上跳了起來，很快地穿上衣服。

他很喜歡早茶，那時蘇科洛夫全家團聚在桌邊。除了這個時間，大家整天就很難見面。此外，瓦尼亞向來睡得正好，到了這個時候再叫他睡，不管怎樣也不肯再睡下去了。

當他穿好了衣服，洗完了臉，梳了頭髮，跑進食堂的時候，就在自己的老位置上坐下，水壺的對面坐下的還有爺爺一個人。

爺爺看見了瓦尼亞以後，微笑着說：

「喂！今天老伊萬和小伊萬是頭一個，他們還沒有起床，而我們却已經洗好了臉，穿上了衣服，現在又要喝

茶了。」

「伊萬，你們誇口也是白誇！」奶奶在門外反駁着。「啊！瓦尼亞給我開開門，我的兩隻手都佔着呢。」

瓦尼亞開開了門，奶奶拿進來一個盛着煎雞蛋的大炒鍋。

「你們誇口也是白誇！」奶奶重複了一句把炒鍋放在桌子上。接着說：「我比你們那一個起得都早。想想，水壺是誰提進來的呢？早點是誰預備的呢？爸爸很早就醒了。媽媽在那裏打電話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媽媽忽然跑進屋裏大聲喊道：

「同志們！好消息！」

「甚麼好消息？」爺爺這樣問着就把玻璃杯放到桌子上。

「我現在就說。」媽媽回答着並大聲喊道：「謝爾基！你到底在那兒！快點兒來吧！」

「我就來！」爸爸從遠處回答。

然後大家聽見了他急促的腳步聲。爸爸在食堂裏出現了，他坐在瓦尼亞的身旁看着媽媽說：

「喂，我們等着呢！」

「好消息，真是特別的好消息！」媽媽來回地重複着。「現在我就說一說剛才從電話上聽來的好消息吧，

請注意聽着。下月是我們工廠的百週紀念！」

「原來就是這個消息呀！爸爸插嘴說：『這個消息在我們城裏連小孩子都知道。瓦尼亞，你說對嗎？』」

瓦尼亞沒有說話點了點頭。

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」媽媽要求着：「注意聽吧！我們都想一想，現在全城都準備慶祝工廠紀念日。這個我說的不錯吧？」

瓦尼亞點了點頭。

「現在大家一致地決定用另外一種辦法來慶祝了。夜間從莫斯科打來的電話說，不僅我們的城市準備慶祝這個盛大的日子。蘇聯全國各地都要和我們一塊兒來慶祝我們工廠的百週紀念。在莫斯科人們是這樣談論着：你們的火車頭跑遍全國，那就是說，全國都要和你們一塊兒來慶祝的。現在我們的紀念日就要來了。這是紀念日中的重大紀念日。還不是好消息嗎？」

「真是好消息！」祖父回答：「過節倒是好事情，可是得有點值得慶祝的東西。」

這時大家開始吃早飯，並且談着未來的慶祝盛會，這回全要用另外一種方法來慶祝了。還談到工廠紀念日那天全國各地都有來參加慶祝的客人。

接着奶奶說話了：

「祖父好好地熨好你的衣服，叫別處來的客人看看，我有一個甚麼樣的美男子。」

這時媽媽注意地看着瓦尼亞問：

「瓦尼亞，你怎麼了？想要哭嗎？這可不行啊！」

「不是的，」瓦尼亞回答。「沒有想哭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」

「那你的嘴唇爲甚麼顫抖呢？」媽媽問。

瓦尼亞甚麼也不回答。

「孩子，你坦白地講吧！是怎麼回事？」爸爸問。「這裏都是自己人，都會同情你的，喂，你說吧！」

「你已經說過，今年的慶祝節是另外一種過法了，可是我們怎麼辦呢？」瓦尼亞這樣回答。

「說誰是你們嗎？」爸爸問。

「幼稚園，在工廠紀念日那天，原來也想請我們去作客，可是現在是不讓我們去了嗎？還是嗎？」

「你爲甚麼這樣想呢？」爸爸問。

「奶奶叫爺爺把衣服熨好，可是對於我的海軍式制服却一句也沒提，我知道這就是不叫我們去了。」

對這件事大家愉快地大笑起來，瓦尼亞也立刻高興了。

「還是又讓我們去了嗎？」笑聲已經停止了，他問。

「你很想想到工廠去看看嗎？」爺爺問。

「我很想去！」瓦尼亞回答。

「那麼我就教給你，怎樣到我們那裏去作客。」爺爺說。「在工廠紀念日那天，是招待我們國家最優秀的人們。可是甚麼樣的人才算是最優秀的呢？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作得比別人都好。你在幼稚園裏，應該努力把一切作好。因為在工廠紀念日裏，連你們也是受崇敬的客人。」

瓦尼亞瞧瞧大家，大家也看着瓦尼亞大笑起來。

「爺爺，你取笑嗎？」瓦尼亞問。

「你想想！」爺爺回答。

瓦尼亞還想問甚麼，可是汽笛忽然響起來了，聲音是那樣高，雖然有兩層窗戶，人們也都聽見了。於是大家就急忙到別的屋子去穿衣服，互相告別以後就上工去了。家裏只剩下了瓦尼亞和奶奶。立刻沉靜下去了。只有廚房裏的茶碗、盤子和小勺的響聲，那是奶奶在洗傢具。

瓦尼亞熄滅了食堂裏的電燈，窗外的天已經大亮了。風疾吹着天空灰色的秋雲。

「小幫手，小幫手！」奶奶在廚房裏喊着。「來擦傢具！」

「就來，就來！」瓦尼亞回答。「我只看一看我們的人怎樣過橋。」

蘇科洛夫一家人住在一所新樓房的第四層。瓦尼亞走近窗戶向外看去，看見了遠處城市般的工廠。四周還閃爍着輝煌的燈光，照耀着濃厚的烟雲。

瓦尼亞看見房屋附近的鐵路。廣闊的路軌好像一道河流，在路上修着一座高大的橋。就像在河上一樣。在這個時候，瓦尼亞常看見有很多工人在這座橋上。他們走着，走着。要把他們數一數，在瓦尼亞看來是沒有一點辦法的。

瓦尼亞認識一些人。

這個緊靠欄杆走的是瓦尼亞同學別佳的爸爸。瓦尼亞一看就認得是他，因為他常常感到熱。就是在今天這樣涼爽的秋天裏，他手裏還握着一頂帶沿的軟帽；同時，時時拿手巾擦額上的汗。

那兒穿着藍大衣走來的是托馬索夫，他是爸爸的好朋友，他們一起參加過戰爭，而現在又一塊兒在工廠裏工作。

頗利亞闖夫一家子在那邊走着。他們也是全家都在工廠裏工作，只有他們那個矮個子白頭髮的祖父在家裏。說他是爺爺，人人都會相信，可是對瓦尼亞的爺爺却不同了，說他是爺爺，別人都感到奇怪。常常有人問：「難道你已經當爺爺了嗎？」

最後我們蘇科洛夫全家在橋上出現了。

瓦尼亞發出尖銳的聲音叫着：

「奶奶，看我們的人走着呢！」

「我不能離開火爐！」奶奶答。「牛奶開了，你替我向他們告別吧！」

瓦尼亞用手盡力搖擺着，給自己和奶奶向他們告別。蘇科洛夫一家子就停在橋的中間，轉過來臉向家裏招手，拿歡迎的情緒來回答瓦尼亞。本來就隔着兩層窗戶，再加上玻璃被陽光照的閃閃反光，他們看不見瓦尼亞，但是他們知道瓦尼亞看見他們了。於是就和小蘇科洛夫告別，老蘇科洛夫們又重新開始向自己的工廠走去。

瓦尼亞喜悅地注視着他們的背後。爸爸和爺爺的個子特別高大，大概在橋上走的人羣當中是最高的；他感到很高興。

這時媽媽、爸爸和爺爺下了橋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。瓦尼亞嘆着氣到廚房找奶奶去了。傢具已經洗淨了，放在桌子上等着瓦尼亞。瓦尼亞拿起擦巾向窗外眺望，開始擦傢具。

天已經完全亮了。

瓦尼亞從廚房的窗戶向外望去，看見真正的河了。河裏還沒有凍冰，在被雪蒙蓋的兩岸中間，閃着漆黑的光芒。那個橋就懸在河上，這是另外的一個橋，不是爲着行人而是爲着火車，這個長橋休息的時間很少。這邊是火車頭拉着很重的貨車，那邊向這邊飛奔的是特別快車。火車頭在奔跑的途中愉快地叫着，好像要叫別人來羨慕它是多麼英勇。

瓦尼亞來不及擦完所有的傢具，因爲他看見在橋上有四輛嶄新的、光輝的、生氣勃勃的帶色火車頭，連結在一起。

「奶奶，你看！」瓦尼亞說。「這些是我們的火車頭嗎？」

瓦尼亞本來知道這是些甚麼樣的火車頭，他問奶奶，只是爲了再談一次工廠。

奶奶用手巾擦淨了手，走近孫子的身邊也向窗外注視。

「那還有誰的？」她反問一句。「當然是我們的火車頭啦！它們在那裏發光嶄新的，生氣勃勃的，是今天

剛作成的。」

「它們要跑到那兒去呢？」

「走它們自己的路，跑向遠遠邊邊的訂貨人那裏。訂貨人也許等不得了。」

話剛說完，火車頭已經飛越過橋，隱沒在松樹後面了。那些樹沿着鐵路生長在河的那面。從松樹後面向着新火車頭又有另外的火車頭跑來了。這個火車頭只有一些車輪染成紅色。車身還沒有上色，從遠處望去就好像被鐵鏽蓋上了似的。當它上橋的時候，可以看清車身上用粉筆寫的字母和號碼。但是這個還沒有裝配好的火車頭，跑起來，叫起來却像真的一樣；從它的烟筒裏飛揚着漫天的烟塵，還從車輪下面噴出蒸氣。

「奶奶，這是試車嗎？」瓦尼亞問。

「是試車。」奶奶回答。「檢查一下火車頭跑的怎麼樣；細聽着它走的聲音怎麼樣；叫的好不好；看一看氣放的怎麼樣；工作的好不好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再到工廠去把它放涼，染上色，上好油預備出廠。」

「到訂貨人那裏去嗎？」

「到訂貨人那裏去。」

「誰是訂貨人呢？」

「誰！全蘇聯的鐵路到處都需要我們的火車頭，每一個車站都需要。」
奶奶開始收拾傢具。

「以後怎樣了呢？奶奶！」瓦尼亞問。

「以後還能怎麼着呢？」

「火車頭和工廠的事再往下說一點吧！」

奶奶笑着說：

「我天天講工廠和火車頭你還嫌不夠嗎？」

「不夠！奶奶，你再說一點吧！」

但是奶奶注意地看着鐘不再談了。

「走吧！到商店去。」她說。「然後我領着你到幼稚園去。」

「那麼在路上說嗎？」

「說！」奶奶答應了。

神秘的商店

在蘇科洛夫家住宅的第一層樓裏，是一號商店，這裏所有的顧客都在工廠裏工作。商店也就是給他們開設的。

在這個大商店裏有很多部門。瓦尼亞喜歡一些部門。例如，糖果部、水果部或者是魚部。他最喜歡魚部。在厚玻璃的裏面長水草的中間，有活潑的魚游泳。可是瓦尼亞不喜歡另外一些部門。例如，食品雜貨部。在那裏的櫃台上擺着一些小袋子，裝着麵粉、粗麵粉和通心粉；在貨架上放着盛咖啡的圓盒子；這一些他都覺得沒有甚麼看的。他也不喜歡肉部。那裏只有生肉，使他感到一點興趣。

這一回奶奶特意先到肉部，然後再去食品雜貨部。本來可以到魚部去了，可是奶奶却叫瓦尼亞拿起裝購買品的提籃。如果他負責幫忙的話，就應該誠懇地幫忙。他和奶奶之間會有過這樣的約定。

瓦尼亞看見櫃台上擺的那些灰色小袋子，感到很厭煩，幸而在那裏遇見了他的朋友尼可達，從房間裏出來，他是商店的經理。

他向奶奶問好並向瓦尼亞擠着眼睛。

「瓦尼亞，你膩了嗎？」他問。「你覺得乾燥無味嗎？」

「很乾燥無味，尼可達。」瓦尼亞回答。

「噫，那麼我們蹦蹦商店吧……您可以叫我們去吧，耶連娜！」

奶奶放開了瓦尼亞以後，他就和自己的朋友到商店各處去了。

二

尼可達也製造過火車頭，在那個工作上和瓦尼亞的爺爺很要好。但是在戰爭中尼可達的一隻手受了傷，他現在已經不能在工廠裏工作了，派他來管理二號商店。

起先尼可達在這個新地方覺得很苦悶，自己以前的工作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忘記。他常到蘇科洛夫家向瓦尼亞的爺爺訴苦，瓦尼亞就坐在他們的旁邊靜聽。

「你應該明白！」爺爺勸着尼可達，「應該懂得建設商店是爲了工廠。也就是說，你還是爲工廠而工作，和沒有離開工廠一樣。」

尼可達點頭同意了，但是以後他還是常常回憶起自己的機床，一問起工廠的消息就嘆息着。立刻就會使人了解，他離開自己喜好的職業，是很感困難的。

「伊萬，你們同情我吧！」他問。

爺爺和孫子就異口同聲地回答。

「我們同情你！」

尼可達漸漸高興起來了。他照舊常到蘇科洛夫家裏，但是已經不再訴苦了，不再回憶過去的一切。所談的都是他在一號商店裏將要怎樣整頓。尼可達把準備修建的事情談完以後就問道：

「伊萬，你們同情我吧！」

爺爺和孫子就異口同聲地回答：

「我們同情你！」

尼可達想到那兒就作到那兒。

例如，他要建築一個玻璃的大養魚池，在裏面有很多的大魚游泳。人們都希望能在一號商店裏買到活蹦亂跳的魚。但是誰也沒有想到能站在那裏看活潑潑的魚，變看多久就看多久。

在去年新年以前全城的孩子們都看見了這個真實的奇蹟。在一號商店的窗子裏邊聖誕老人出現了，他帶着一個滿裝柑子和糖果的口袋，站在大窗戶裏面活潑地擺動着。他打開口袋點頭的時候，他的眼睛就發紅光，合上口袋手指着松樹的時候，他的眼睛就發綠光。於是全城的孩子們都知道了這個奇怪的老人是尼可達。爺爺和跟他一塊兒工作的朋友們——機器技師和電氣技師——做成的。

不僅是孩子們這樣，就是大人對尼可達也很滿意。例如，奶奶就這樣說過：

「尼可達真是好樣兒的！你到他那裏要甚麼就會拿到甚麼。那真是一個不平常的鋪子！」

瓦尼亞認為很高興，他家住宅的第一層樓是神秘的一號商店。

三

尼可達走進了水果部。

離新年還遠，但瓦尼亞却感到年已經來到商店了，就在近處隱藏着。他回過頭向周圍看去，想用眼睛找出